



岑 桑

野孩子阿亭

YEHAIZIAYTING



野孩子阿亭

岑 桑

新 蕾 出 版 社

内 容 说 明

收集在本书里的九篇短篇小说，大多是作者一九七九年的创作。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都是十三四岁的男孩子。内容有的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；有的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生活片断；也有的讴歌了打倒“四人帮”后逐步形成的新风尚。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

野 孩 子 阿 事

岑 桑

★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天 津 新 华 印 刷 二 厂 印 刷
天 津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.25 插页2 字数：72,000

1981年12月第1版

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90

定价：0.32元

目 录

野孩子阿亭.....	1
木岸斗的故事.....	18
“光棍皮”.....	35
我有一支笔.....	49
毛玻璃的梦幻	
——一个小徒工的忆语.....	62
在那高高的苗岭下.....	74
好汉不掉泪.....	85
爷爷和牛.....	105
乡下来的表弟.....	122
后 记.....	131

野孩子阿亭

那时我是个乡下孩子。在乡下，没有什么比雨后初晴的早晨更令我心醉的了。

这早晨真好，尽管人们的生活充满苦难，而这平展展的一方之地，却是十分美丽的。这里天地开阔，河汉纵横，一丘丘翠生生的桑基，蕉林，蔗地，果园，和一眼眼玻璃一般光闪闪的鱼塘，构成了一个清新宁静的世界。

大清早，我挽了竹篮子在桑基里采桑葚。那些深紫色的桑葚，经过雨露滋润，胀鼓鼓，亮晶晶，活象是一个个挂在桑枝上的小灯笼。我一边采一边把最大最熟的桑葚往嘴巴里塞，放肆地大嚼特嚼，酸酸甜甜的果汁，灌得我开心极了。

当我正吃得津津有味的当儿，忽然有一只小鸟在我头顶掠过，啼啭了几声，扑楞楞地跌落在离我只有几步远的桑枝行间。呵，这是画眉！一只会唱歌的画眉鸟！我连忙放下篮子去捉鸟。可那鸟儿拍打着翅膀，噉噉几声，连扑带走，敏捷地窜进桑枝丛中去了。我

跟踪追寻了好一会，滚得一身泥巴，这才把它逮住了。这是一只画眉崽。它的一只翅膀有伤痕，我认得出来，这是旧伤。它一定是因为创伤未愈，飞得不大有力，才从半空中掉下来。哈哈，我算是走运了，白手逮住一只活生生的画眉崽！正在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当儿，前面忽然响起了几声狗吠，眨眼间，一只脱毛小黄狗蹿到我跟前，向我汪汪直吠；接着，一个约莫十三四岁的孩子拨开茂密的桑枝走来了，他手里拿着一个编造得很粗糙的鸟笼。

“嘿，”这个陌生孩子朝我喊道：“把鸟儿还我！”



“不，”
我撇撇嘴，
表示反对，
“这鸟儿
是我逮住
的。”

“它是
我放的。还
我！”他带
点命令的语
气说。

我下意识地把握在手里的鸟儿放到背后，用带着

敌意的目光打量着这个陌生孩子。

“谁证明鸟儿是你放的？”我瞟了他一眼说。

“它证明！”这孩子举起他手中的鸟笼说，“你瞧，笼门还开着呢！是我把笼门打开，让它飞走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放它？”我有点疑惑地问。

“为什么？嘿嘿！”他说，“这是一只被人用鸟枪打伤了的画眉崽，掉到小河去了，是我把它捡回去，编了个笼子把它养起来的。看见它还是一只崽，怪可怜的，我放它飞走，让它找鸟妈妈去……”

经他这么一说，我也不能不动心了。

我看了他一眼，终于把鸟儿递到他的鼻子尖，说了声：“给！”

陌生孩子接过鸟儿，分明变得和气起来，高兴地笑了。

“你是葛庄的吧？”他问道，接着又说，“再过五天，这鸟儿准能飞了。到那时候，你到我家来看我怎样把它放生的吧！”

“你家在南庄？”

“从前是，现在可不是了。”他笑笑说，“现在我的家在鬼亭。你知道鬼亭吗？到鬼亭去便可以找着我了。”说罢，便将画眉崽塞回笼子里，关上了笼门……

呵！鬼亭！谁不知道鬼亭在什么地方呢——那个古老的亭子，座落在离我们葛庄不到三里路远的岔路口边，是上下三村的人们趁圩赶集的歇脚之地。它有三面用青砖砌成的矮墙，正面的墙壁有一个扇形大窗，窗子两边有一副塑在墙壁上的对联，上联写着“临风闻鸟语”，下联写着“枕石听蛙鸣”。窗子上头，有一副髹^①上大红大绿颜色的福禄寿浮雕图，虽经百年风风雨雨，可那上面的颜色还不曾褪尽。福禄寿图对上的地方，还塑着两个凸起来的大字：“桂亭”。

我听人们说：从前这亭子两旁栽了许多桂树，在亭子里可以闻到沁人心脾的桂花香，所以它才有了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。后来，尽管“桂亭”二字还赫然高踞在扇形大窗的上头，但是大家都好象对这两个大字视而不见，硬是把它改称“鬼亭”了，这是跟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悲怆的故事有关的……

多少年前，我们村子里有六个暗地里结成金兰姐妹的婢女，因为经不住财主的虐待，相约去寻死。一天夜里，她们在这桂花飘香的亭子里会齐了，点了香烛，拜了神明，便互相把辫子缚着辫子，脚上还系了砖头，然后一起跳进亭子后面那个水塘去了。传说这

① 髹(xiū)：用漆涂在器物上。

六个可怜人死后阴魂不散，每到凄风苦雨的黄昏，便从水塘里爬上来，浑身湿漉漉的，搂在一起啼哭。自此之后，这亭子便失去了它原来那个仿佛飘散着花香的名字了。……

陌生孩子说他的家就在鬼亭，我才不相信呢！为了要证实他说的不过是一句谎话，五天之后的晌午，我真的走到鬼亭去了。

鬼亭里寂静无人，只见它的一个角落里铺着一张破草席，席子上有一块分明是权充枕头的青砖，房边搁着一个装着杂七杂八家当的大桑箩。另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用三块石头砌成的火灶，灶里的炭火还没有烧尽：灶上架着一个瓦锅，锅里还在蒸发着带有桉树叶气味的水蒸汽……。呵，瞧那墙上，还挂着一个鸟笼呢！没错，鸟笼正是那个陌生孩子的！我走近一看，还认出那里面的小画眉来了，它正在笼子里跳跳蹦蹦，不住地啼啭，显得很快活的样子。看来它翅膀上的伤已经全好了。这鸟儿的存在，证实了鬼亭的一角已经成为那个陌生孩子的“家”了。可是它的主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

亭子里的扇形大窗下面，有一条平整的长石凳。我爬上石凳，探头出窗外四下张望。呵呵！鬼亭背后的水塘今天真美！它四周长满了蒲公英、马鬃草和金

银花；从小河飘进来的那种土名假水仙的水生植物，在水塘里一个劲地衍生着，长得十分茂盛，简直把整个水面都占尽了。那些红的，紫的，白的花儿满塘怒放，彩色缤纷，使这个小小的水塘显得出奇的美丽，怪不得人们把它叫作水仙湖啦！呵，水仙湖！水仙湖！多美丽的名字！多美丽的地方！那个叫人心酸的六女投水的故事，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样一个可爱的地方发生呢？

瞧，在那水塘一角忙着捞虾的，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孩子吗？他站在那块从岸边伸出水面的赭色石头上，正在用虾罾^①往塘边捞虾，他那小黄狗安静地趴在他身边看风光。

“喂……！”我向陌生孩子高声叫唤起来。

他发觉我了，立即收了虾罾，挽着一个小竹篓走上来了。一回到亭子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他便指指挂在墙上的鸟笼，高高兴兴地对我说：

“你瞧，画眉崽全好了！我没骗你吧？现在让它饱饱地吃一顿，然后就把它放生。”

说罢，他从小竹篓里倒出一撮生蹦活跳的小毛虾，放进鸟笼里。只见那画眉鸟兴奋地啄食着，时而

^① 罾（zēng）：一种用竹竿或木棍做支架的方形鱼网。

还快活地啼几声，它一定有好久没尝到这样丰盛的午餐了，不一会便把那些毛虾啄个精光。待鸟儿把食物吃完，他便一手把鸟笼举起，一手拉开笼门。只见这只画眉崽噉噉叫了几声，便跳到笼口的竹槛上，摆了摆脑袋，象是向自己的恩主道谢似的，然后“啾”的一声，展翅飞走了。

“没骗你吧？”陌生孩子甜滋滋地向我笑道，“我让它找鸟妈妈去了。”

我没作声，只是呆呆的笑了。这相互的一笑，开始了我们俩日后那短促却又难忘的友谊。这个以鬼亭为家的孤苦孩子，一边用桉树叶熬成的汁液为他那捡来养活的小黄狗涂洗伤口，一边和我攀谈起来。他告诉我：他姓梁，叫阿亭，是不久前跟养父从附近那个叫南庄的村子里来的；他的养父时常骂他，打他，把他揍得遍体鳞伤，所以他要离家出走，发誓不再回去了。他还说他来到鬼亭安居，自由自在，比从前不知要强多少倍！眼下他靠自己的一双手谋生；有谁给他一顿饭吃，他就给谁卖命干活，看牛、车水、割草、庠泥，什么都来；没有工做的时候，他便去捉鱼、捞虾、捉青蛙、摸螺蛳，真个象是人们常说的那样，“一棵小草也有一滴露水养”，这个孤零零的孩子，竟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。

“阿亭，”我用钦佩的神情向他问道，“这鬼亭有鬼，你不害怕？”

阿亭哈哈笑了：“起初真的有点儿怕，慢慢也就不怕了。嘿嘿，有时我还想偷看一下鬼是什么样子的呢！听说鬼都是冤死、饿死的，其实他们也很可怜……”

我和阿亭交上朋友了。我们常常在一起采水杨梅，摘水翁花；他还教我捉蛇，捉蟹，熏土拨鼠……。阿亭几乎是靠赤手空拳养活了自己。他没有亲人；是天空、大地、江河、草木使他饿不着肚子的，难怪人们把他叫作“野孩子”啦！

关于野孩子阿亭的身世，我慢慢知道得多了。——我出生的那年，家乡闹饥荒，多少人只能靠吃芭蕉树、木瓜树的树茎充饥。活不下去的母亲们，往往把自己的婴孩遗弃在水仙湖畔的鬼亭里。有一段日子，鬼亭里的弃婴多得数不清。他们当中有的已经饿瘪，有的皮包着骨，奄奄一息，有的还会啼哭，甚至还会颤巍巍地到处爬行，爬到野草丛中，爬进水仙湖……

真难想象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世道呵！——那时候，穷人们都活不下去了，老的、弱的，无依无靠的，都一个个的饿死了。饿死是正常的；饿不死，反

而是怪事。所以南庄那个平日替人家求神问卜为生的老巫婆，居然还活着，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心了。人们从老巫婆鬼鬼祟祟的行动中，看出了问题。一天黄昏，几个人突然破门闯进老巫婆那间炊烟袅袅的小泥屋，秘密全都揭开了：灶间火烟腾腾，正在焖着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人们揭开锅盖一看，是香喷喷的肉！什么肉？人们东翻西寻，从一个小竹篓里发现了一堆婴孩的残骨。再找找，还在老巫婆的床边发现一个婴孩，这个赤条条的男婴还是活的，依依呀呀的不知在说些什么。婴孩身边有几块破瓷碗的碎片，有的还残留着血迹……。人们一切都明白了，老巫婆自己也不得不招供了：鬼亭成了她多日以来的食库。她哭着求饶：“我是饿得要发狂，才这样做的。唉唉，我不吃，还不是给狗叼去吃了……”愤怒的人们把老巫婆缚去埋了。那个还来不及成为老巫婆的食物的男婴，便是后来的阿亭。他是被南庄的一户没有孩子的人家收养下来的。

阿亭年复一年地长大了。收养他的那个人，后来觉得应该从这孩子身上把本利都收回来，于是，将他当作一头小牛犊般役使；受不了这种虐待的阿亭，只好离家出走。这个来自鬼亭的孩子，在事隔十三年之后，象是在人世间绕道走了一个圈圈似的，重又回到

那个孤零零、阴森森的亭子。

也许是因为阿亭年纪小小，就懂得什么叫做饿，什么叫做冷，以及什么是孤苦的滋味吧？他总是爱不自量力地让别人少尝到这种滋味。当他知道你饿了，他就会从亭子角落那个寒伧的瓦锅里，把仅余的一个熟番薯送到你跟前，说声“给！”你不要也得要。要是他知道你冷了，他就会从他那个百宝箱——大桑箩里捧来仅剩下的柴薪，把火镰往燧石上一碰，迸出火星，点着火棉，然后慢慢地把柴枝燃烧起来……。

我和阿亭交上朋友不到几个月，便到了七月十五盂兰节。盂兰节，传说是个“鬼”节。到了那一天，人们常爱点起香烛，烧起元宝，抚慰臆想中的亡魂。这种迷信活动，叫做“烧幽”。“烧幽”的高潮，便是燃起爆竹，把一撮撮用米粉加糖做成的一个个象铜钱般大小的“糍盏”，往空旷的地方撒去。甜甜的糍盏说是供鬼魂享用的，其实却饱了穷孩子们的口腹。那些衣衫褴褛的小家伙，总是围着“烧幽”的人家；爆竹一响，糍盏一撒，大家便象一群争啄米粒的小鸡雏那样，往地上抢着捡。在这样一个节日里，家家户户还用稻草编成鸟巢般大小的草窝窝，上面载着几只米粉搓捏成的小鸭子，放到小河水里，任它漂浮。据说这样可以保佑家中的孩子永远象鸭子那样，在水里

不会淹死。那许许多多漂浮在小河里的粉鸭子，自然也都成为穷孩子们猎取的对象了。

记得这一年的盂兰节，阿亭没零工做。他既不去打鱼，也不去捞虾，只是一个劲地到处去捡糍盞，又在小河的上上下下拦截粉鸭子。这一天，他取得了特大丰收，自己一整天都吃糍盞充饥，也没有把他的猎获物吃去一半；数以百计的粉鸭子，都用来蒸了糕。这个盂兰节，竟成了阿亭的一个快活的节日，他把几个小伙伴都请到他的“家”里，把大钵大钵的糍盞和粉糕端出来，让大家都吃了个痛快；他那只形影不离的小黄狗，自然也分享了小伙伴们的欢乐。等到大家都心满意足之后，阿亭向他的小客人们问道：

“你们都吃够了吧？”

“吃够了！”大家齐声应道。

“不再吃了吧？”

“现在不吃了！”有个小伙伴轻声说。

阿亭把一只装着糍盞的瓦钵捧在怀里，一声不吭地走出了亭子，绕到亭子背后的水仙湖畔。我们几个小伙伴都爬上长条石凳，趴在扇形大窗口上看阿亭要干些什么。只见他走到湖边的赭色石头上，把瓦钵里的糍盞一把一把地往湖里撒。

小伙伴们看见阿亭这莫名其妙的举动，一时都傻

了眼。

“呵，他怎么把好好的磁盏给糟蹋了？”

“阿亭！阿亭！——”一个孩子高声叫道，“你疯了吗？快把磁盏留着！”

“阿亭！阿亭……”

可阿亭当作没听见一样，依旧把磁盏一把一把的撒进水塘。那些圆圆的小磁盏，有的落在假水仙丛

中，有的落到水里，夕阳把一圈圈涟漪点染得象一个个灿烂辉煌的金环。

在小伙伴们中间，只有我没有吭声。我耳际仿佛又响起了阿亭先前向我说过的那句话：

“……鬼

都是饿死、冤死的。其实他们也很可怜……”



花落了，花开了。画眉崽从阿亭的笼子里飞了出去，不觉已有一年时光。如今春天再度光临，水仙湖四周的花儿草儿，又以它们的芬芳和妖娆风姿，吸引着蹁跹的彩蝶；湖里的假水仙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还要开得灿烂。

清明时节，雨水纷纷。一个雨声淅沥的夜晚，村外忽然响起了疏落的枪声。谁也不知道这乱糟糟的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变故。往后两天，春雨连绵，我只好呆在家里，闷得发慌。

第三天，天气变得晴朗起来。朝阳好象是终于宽恕了自己淘气孩子的母亲似的，用她金色的手掌爱抚着大地。

好天了！好天了！我想起了胀鼓鼓的桑葚，大清早便挽了个竹篮子往野外走去。

我在桑基里一边采桑葚一边吃，吃得肚子胀了，篮子里的桑葚也快装满了。这时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分，我正想往回走，忽然从圩镇那边传来了震撼人心的锣声。锣声由远而近，敲锣的人每敲一下，便喊出一声叫人听不清不清楚的话来。我心里明白：大天二^①又要杀人了。那时是大天二执掌生杀之权的年代，他们平

^① 大天二：解放前，珠江三角洲一带对恶霸一方的土匪的蔑称。